

# 寬容與理解

## 在「感官素材與人性辯證國際學術研討會」閉幕式的發言

文／李瑞騰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

寬容是一個文化最珍貴的特質。學習怎麼去面對異文化而有所理解，這才是溝通的開始，才是真正可以寬容的一個起點。擴大視野，這也是我們必須努力的：以台灣為中心，如何跟周邊產生更密切的橫向聯繫；如何面對不同族群、不同文類、不同國家、不同地區所產生的那些不管用華文或其他語言產生的文學。擴大視野，基礎還是寬容，還是理解。

在兩天的研討會裡，各位與會朋友的報告和對話十分精彩。這樣的討論十分重要，讓文學回歸到文學上面。今天有個朋友跟我說，在這個地方看到你，沒感覺你是館長。他的話提醒我，長期以來，我一直跟學界的朋友並肩作戰，但今天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身份，到了台南來負責文學館館務，也許我就利用這個機會，回應一下學界及文藝界朋友的期待。

### 良性的互動

最近幾年，我比較常想的兩個關鍵詞：一個是「寬容」，一個是「理解」。寬容是一個文化最珍貴的特質，但是長期以來很少被我們學界、文化界、媒體界提出來，我們似乎都已經習慣於刀光劍影，從電視或其他媒體看到的都是如此；事實上，寬容才應是文化的本質，無法寬容，就會抗拒，彼此的力量就會相互抵銷。我願以寬容來面對未來這個工作，並以此來自我鞭策。

第二個是理解，我最近在讀一本叫做《異文化理解》的書，學習怎麼去面對異文化而有所理解，這才是溝通的開始，才是真正可以寬容的一個起點，不管是種族的，或內部的族群關係，都常出現這種狀況，不願意或無心去理解，搞理工的不願理解人文，搞人文的不願理解理工，雙方一再說要

對話，但永遠都只想要別人聽你說話。人文既然有包容力，為什麼我們不先去理解別人，進一步才能跟他對話？沒有寬容、沒有理解，就不可能有良性的互動，但是所有一切力量的產生，都必須先有良性的互動。你猜疑我，我猜疑你，我嫉妒你，你嫉妒我，結果就是力量相互抵銷，甚至相互毀滅。我到館裡來，開始要針對這些做一些努力，文學館作為政府公部門唯一的國家級文學館舍，要對得起台灣文學的先賢，對得起為籌設館舍而付出心力的前輩，這是我的責任。

### 深化與擴大

過去，台灣文學館做了很多本土文學的工作，未來一定會繼續下去，但是我們必須先做一個全面的清理，看看哪些是我們已經做了，哪些是我們還沒做的，必須更加強的。此外，擴大視野也是我們必須努力的：以台灣為中心，如何跟周邊產生更密切的橫向聯繫；針對不同的歷史時期，如何提出有效的歷史解釋，來面對不同時代所產生的歷史、文學的現象。我們如何面對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類、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地區所產生的那些不管用華文或其他語言產生的文學。擴大視野，基礎還是寬容，還是理解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文學館的文物徵集、典藏，

必須積極，必須有嚴格的作業程序，藏品如何分級，以突顯珍貴的館藏，可能都必須研議。未來，我希望讓文藝界的朋友對文學館有信心，願意把文物放心地交給我們。長期以來，在文壇、學界，我和很多朋友都有良性的互動，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去做，讓珍貴的文學文物可以進到文學館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希望擴大徵集、嚴格分級，然後以最適當的方式公開我們的珍品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內部研究人員的能力如何更往上提升，是我們必須努力的；怎麼樣把研究台灣文學的人力凝聚起來，成立一個人才庫，也是我們要做的。我希望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無形的台灣文學研究中心。此外，我們必須讓文學研究向下扎根，讓年輕一代把我們過去累積的優秀成果，進一步發揚光大；我們也會不斷開發新的議題，讓很多優秀的台灣文學作品提升其價值，但是這還是要回歸到學術的層面，沒有學術的方法，那些議題是無法充分被論述的。


沒有好的典藏、沒有好的研究，就沒有辦法作進一步的工作，我們必須有很好的展覽。目前第一期的常設展已經四年多了，現正在規劃第二期，但我們面臨一個新的難題，因另有一個新的常設展在4月將要開幕。空間非常有限，兩個主題展將佔去本館七成多的展示空間，我們正密切跟研典和展教

組同仁研究中，希望能將常設展和特展結合，也許就可以稱之為「複合式主題常設展」。

我們目前還在規劃很多工作，包括和各縣市的文物館連結，希望藉此展現集體的力量。

## 我會非常努力

我來了一個多月，對於文學館的屬性和功能，已有一些較深刻的體認；內部人事也朝穩定的方向發展。我了解我背負很多文藝界和學界朋友的期待，會用我最大的力量去回應。我很高興在台南有這麼優秀的成功大學，是台灣少數幾個研究型的大學之一，希望能和成大有進一步的合作，也願和其他學校和民間文藝團體共同努力，讓台灣文學館做得更好。

我會非常努力的，謝謝大家！

(記錄整理／吳幸樺)